

中

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四卷



zhong guo dang dai
za wen cong shu

主 编 李志寅

虎头石漫笔

宋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四卷

主编 李志寅

虎头石漫笔

宋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国当代杂文丛书 第四卷

主编 李志寅

虎头石漫笔

宋 坤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卢龙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7.125印张 157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2.80元

ISBN 7-80505-224-7/I·218

作者简介

宋坤，生于1951年2月，河北省卢龙县人。现任卢龙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河北省杂文学会理事，秦皇岛市杂文学会副会长。

他从1978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杂文创作，先后在全国各地60多家报刊发表杂文300多篇。其中有9篇杂文在全国各地获奖。这是他的第一本杂文集。

前 言

出书是件难事，出版一套丛书则更难。但杂文犹如野草，“春风吹又生”，她总是不顾周围的环境，顽强地生长。所以，杂文集子，杂文丛书，仍不断地被印发出来。真是道路虽坎坷，杂文日峥嵘。

1987年鲁艺书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有意将来能够出一套杂文丛书。多亏杂文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这愿望终于成为现实，应该向文友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套丛书，由个人专集、地区或多人合集、杂文文论集三部分组成。个人专集，以中青年杂文作家的作品为主，且致力推出已够出版水平，但又难于出版的个人第一本专集。多人合集，可以是一省一市的，也可以是全国的或专题性的选辑。要求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较好地统一。百花齐放，各抒己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时效性长，既有思想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我们希望得到全国杂文界朋友们的支持和批评，争取坚持一个较长时期，使这套丛书能够一卷接一卷地出下去。但愿这幅画卷，能够在中国杂文史上留下一道光长的光亮！

鲁 艺 书 社

乡土孕育杂文

——《虎头石漫笔》序

张雨生

春节过后，收到宋坤寄来的一包书稿，厚厚的一大本，汇聚了他近10年发表的300多篇杂文。附信有指令，让我选出10多万字，帮他编一本集子。我未做过杂文编辑，没有选稿经验，看不准，选不好。不过，我俩相交多年，见了面，可以指鼻子，拍桌子，不必有什么顾忌。尽力而为吧。我授课之余，就读他的杂文，约一个月，才读完。初选之后，宋坤上门来了：我请他拿回去，再做一番增补，重新编定目录。来来去去，再三斟酌，才选出这本集子。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可算是作者10年笔墨生涯的一个小结。

读和选，我都不敢懈怠，对单篇的具体文字，还记下了一些意见。过去，零零散散，我曾读过宋坤的作品，有的是从报刊上看到的，有的是他寄给我的，这次系统地读，星星点点的感受，汇成了总的印象。每次见面，相互通信，免不了评头品足，有些话早说过了。这次，他令我给他的集子写序，我不想去写总印象，说那些说过的话。写什么呢？我觉得作者

还有个不够明显的特点，即表现在部分作品中的“乡土味”，不妨就此做点文章。舍大而言小，舍主枝而言侧芽，这有什么意思？也许我的朋友宋坤不这么看。凡嫁接的果木，不是都要剪去主枝而扶植侧芽吗？待看来日——来日方长。

在乡下，不相识的人遇到宋坤，谁都会认为，他是勤勤恳恳的庄稼人，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乡干部。形象、衣着、言谈，绝对没有城里青年人的派头，没有官场风云人物的作风。他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卢龙县工作，没有离开过生他养他的那块乡土。他曾给我来信叫难：“我身居乡下，偏寄于小县城，写杂文，其难可想而知。”这与其说是他的劣势，我倒愿意认作他的优势。扑身在一方一隅的土地上，不易受到浮云般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置身在纯朴厚道的劳动人民中间，看风使舵、趋时媚俗、阿谀奉承的坏习气会少得多。而这些，都是熔铸杂文家的思想、气质、品格、作风所需要的。宋坤热恋着乡土，热爱着乡民，在那里虔诚地、坦荡地挖掘着，思索着。值得一提的是，宋坤是秦皇岛市的劳动模范，他在家乡的土地上，把根须扎得很深，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文如其人，非绝对如此，却大体这般。宋坤其人的社会性，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杂文气质。

收集在这里的一些篇什，取自乡土生活，借鉴乡土传闻，思索的引发，材料的运用，情感的表达，都显示出了乡土气息。作者在《孤竹远去颂遗风》中说：“卢龙，是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作为卢龙的一个子民，我喜欢研究卢龙的历史和文化，喜欢从中寻求某种别具一格的精神享受。”宋坤的这一认识，我看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单纯表达他的情感，而是在认识他的优势。这么着走下

去，会形成他的路子。长期偏居一山一水的杂文作家，追逐新闻做杂文，其优势不如记者编辑，抱着史书做杂文，其优势不如学者教授。他们的优势在于，懂得乡土文化，熟悉乡土社情，从中寻求思辨，寻求材料，寻求情感，容易获得创作个性。既然如此，何必不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去崇拜别人的优势，追逐别人的优势呢？乡土文化，乡土社情，庞杂得很。针砭的，歌颂的；扬弃的，热恋的；苦涩的，甜蜜的；悲哀的，喜庆的，都可以汇聚笔下。以《虎头石漫笔》为集名，就有注重抒发家乡情怀之意。“虎头石”，即李广射石没羽的那块灵石，传说在卢龙县境内。是不是信史，倒不要紧，卢龙人民把它作为一种精神，融化在自己的乡风中。作者说：“家乡的祖祖辈辈，对‘虎头石’有着一种奇妙的感情。老辈人教育子孙后代，常常提起‘虎头石’。如今，兄弟聊天，恋人幽会，朋友聚首，也常常谈论起那神话般的‘虎头石’。‘虎头石’的魅力，并不是富有神奇色彩的故事情节，而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进取精神。它鼓舞、鞭策着家乡的人民励精图治，齐家治国……”古老的传闻，孕育了优良的乡风，作者把它挖掘出来，显现出来，以推进家乡的文明建设。乡土生活，丰富多采，足够小说家去写，也足够杂文家去写。吃住行乐，草木虫鱼，情之所至，都可摄入篇中。乡土生活各具特色，摇曳多姿，能为作家的个性创造提供厚实的基础。

乡土情怀，陶冶着宋坤的文笔情趣。他的乡土篇都带有抒情色彩，显出朴实、纯净、幽默的文风。他以热烈诚挚的爱心，述说着家乡的旧事与新闻；也以正直坦率的胸怀，鞭挞着乡里的腐朽与愚昧。褒扬、贬斥、劝谕、讽谏，都化在

富有入情味的抒情中。我读《家乡的秧歌》、《杏林春色》、《倒映西湖的启迪》等篇，想起了20年代周作人提倡的“美文”，以及周氏名作《故乡的野菜》、《乌蓬船》等抒发乡情的小品散文。宋坤的这些篇章，说杂文是杂文，说散文也是散文。娓娓而谈，乍看平淡无奇，品之却飘逸着一股俊逸的情趣。《杏林春色》这样开篇：“百花之中，杏花算开得早的。清明前后，乍暖还寒，杏花便笑迎春风，静悄悄地开放了。我的家乡在冀东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成片的杏林。童年时，每到杏花盛开的季节，我都约上几个要好的朋友，钻进那满山的杏林花海，贪婪地吸吮那杏花的芳香。望着那满山的杏花，孩子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杏儿长大。杏花刚罢，便开始上树偷杏。直到小麦黄梢，杏儿半熟，看杏的老爷爷上了山，才各自走散。”这段文字，写得有情致，有趣味，有神韵。宛转曲折，但不罗唆，不呆板。说的是童年生活，成人读了也难免为之动情。宋坤的文字，纯朴无华，清淡流畅，无油滑的腔调，无半文半白的做作，读起来朗朗上口。《家乡的秧歌》这么述说：“冀东是秧歌的故乡，也是生我养我哺育我的家乡。孩提时代，我常常掰着指头盼过年，好看秧歌。那时，拉着大孩子的衣襟，站在小板凳上，张大嘴巴，从人缝里看秧歌，常常连元宵都忘了吃。但妈妈从不怪罪。现在人到中年，不大喜欢追热闹了，但是仍然爱看家乡的秧歌。”平易自然的口气，温和平静的态度，纯净精练的白话，表达了作者对家乡风俗的情爱，并由此生发出实实在在的感慨。这类随笔式的文字，汇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于一炉，清淡自然，短小隽永。《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专栏，偏爱抒写乡情的篇什，因而编辑和读

者都喜爱他的杂文。写得最多时，一月内，那儿曾给他刊出5篇。收入这本集子的杂文，有20来篇选自那儿。由此可见，宋坤的乡土杂文，并非与时代不合拍，与社会不合调，他能在海内外读者中找到知音。

前面说过，宋坤杂文中的“乡土味”，还不是那么浓郁，那么鲜明，这类篇章也不占多数，它只是作为作者的一个特点而出现的。尽管如此，我觉得也不应该冷落它。有时候，青年作家的细小特点，会象老作家的成熟风格一样可贵。若说风格是鲜花，那么，特点应是萌芽，特长应是花苞，特色应是蓓蕾。冷落了今天的萌芽，就没有明天的花朵。充分发挥细小的特点，能形成一定的特长，充分发挥一定的特长，能出现独有的特色，独有特色的成熟，就是艺术风格的形成。当然，花朵虽然由萌芽长成，却不是任何萌芽都能长成花朵。青年作家对自己的特点，需要分析，需要选择，看看哪些特点最有发展前途，看看自己向哪个方向发展合适，这就需要有点艺术的眼光，需要正确估计自己的实力。我在这里所言，仅仅是个人的感受，不见得符合宋坤的实际。一切都只能由他自己去选择，去创造。

其实，“五四”之后，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学中，讲究“乡土味”的作家是很多的，研究者还称他们为“乡土文学派”。只是那多指小说，兼及散文和新诗。杂文也是文学，但没有人对杂文提出“乡土味”的要求，没有说谁是乡土杂文作家。实际上，这一“味”在杂文里还是可以找到的。新文学的开创期，散文与杂文也没有什么鲜明的区别。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说：“三四年来的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来这种

刊物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这里所说的小品散文，相当多数，就是我们今天专指的杂文。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杂文空前繁荣，大批中青年作家出现于山南海北，出现于县乡集镇，“乡土味”正悄悄地出现在这些新人的笔下，且有渐浓之势。我们提倡“杂文味”，“杂文味”也是很杂的。“杂文味”不会排斥“乡土味”，“乡土味”有资格作为杂文的一味。杂文的探索，还多注重外在形式，这当然要探索。但还有本质的一面，即杂文的内在气质，这方面的探索有着广阔天地。

乡土文学，不应该只属于小说；乡土作家，也不应该只属于小说家。乡土杂文的大量出现，乡土杂文作家群的崛起，也许是不太远的事情，希望在于偏居一方一隅的中青年。宋坤所处的卢龙县，位于冀东。近几年，河北杂文界天时地利人和，一批中青年显示出了创作才干。在冀东那块土地上，除宋坤外，石飞、杨迎新、汪金友、兰楠等都进入了创作盛期（储瑞耕也是从那儿调到省城的）。借此祝愿那块沃土丰收，并对那块沃土寄予厚望。

1989年6月

目 录

乡土孕育杂文

——《虎头石漫笔》序·····	张雨生
“虎头石”漫笔·····	1
人到无求品自高·····	3
寿向乐中求·····	5
陪衬艺术的悲哀·····	7
酒不醉人人自醉·····	10
钱不毁人人自毁·····	12
焦大不该吃老本·····	14
“燕王逼子”的教训·····	16
“老龙头”的沧桑·····	19
闲话“舍命陪君子”·····	21
已将书剑许明时·····	23
此事可为后人之鉴·····	25
论猫的功过·····	27
军需处长之死·····	29
家乡的秧歌·····	31
阿Q没有断子绝孙·····	33
阿Q的夫人·····	35

且说赵匡胤卖华山·····	36
言而有信仍可行·····	38
不能下之“隐”·····	40
杂话“枢机”·····	42
信是明年春再来·····	44
麻将之误乱考·····	46
郑板桥“断案”感言·····	49
“崇古”的疑虑·····	50
君子兰的兴衰·····	52
关于假的两分法·····	54
唐僧取经之难·····	57
从“吃祖宗”到“吃女人”·····	59
讲好“大道理”·····	61
正定三景感怀·····	63
刮目相看“小括号”·····	65
看戏与看人·····	67
称“家”何太急·····	69
阿谈谈艺·····	71
论“张飞拿虱子”·····	73
姜女庙对联遐想·····	75
貂皮的价值·····	76
“面子”两面观·····	78
“择优”之忧·····	80
无知也“无畏”·····	82
关于鉴定的鉴定·····	84
那仁福的幽灵·····	86

童心不可负·····	88
试论“济公吃狗肉”·····	90
红茶菌、鹤翔桩及其它·····	92
瘸子·瞎子·独木桥·····	94
“倒映西湖”的启迪·····	96
假如唐太宗健在·····	99
在“知识危机感”面前·····	101
“观棋不语”种种·····	102
“道旁儿”的启示·····	104
乌鸦何以落在猪身上·····	106
猪八戒上大学·····	108
“吃糖”与“吃盐”·····	110
另一种“数学”·····	112
见怪当怪·····	114
“农民被开除”的联想·····	116
“为人说项”好·····	117
关于民谣的思考·····	119
“微服私访”之后·····	122
因人判言要不得·····	123
闲话“绕圈子”·····	125
“开卷有益”不能简单否定·····	127
“换零钱”引出的闲话·····	129
观音菩萨的慈悲·····	130
且说“相当于”·····	132
曹操、诸葛亮及用人·····	134
提倡“异于时”·····	135

橄榄的回味·····	137
咬定青山不放松·····	139
帝王轶事浅析·····	141
烧了“三把火”之后·····	143
避暑山庄的遗憾·····	145
败棋有胜着·····	147
警惕“妒花风雨”·····	150
申包胥效应·····	152
疲劳的中国人·····	154
常于闲里见功夫·····	156
相知只在寸心间·····	158
“军令状”的困惑·····	160
莫拿武大郎寻开心·····	161
拆台·救台·补台·····	164
野兔的悲剧·····	166
戒奢以俭·····	168
大盖帽的“翻天印”·····	170
论“打旗号”·····	172
治一治“闲话篓”·····	174
避暑山庄启示录·····	176
“勤攻吾之阙”·····	178
“鸡鸣狗盗”亦人才·····	180
最新“世界第一”·····	182
失忘也是一面镜子·····	185
论“打小报告”·····	186
杏林春色·····	189

也谈做官与做学问.....	191
孤竹远去颂遼风.....	193
曲径通幽处.....	195
求新害意不可取.....	199
我谈“对号入座”.....	201
冗繁削尽留清瘦.....	203
为“百家风”而呼.....	206
后记.....	209

“虎头石”漫笔

在我的家乡卢龙县，一提起“虎头石”，几乎家喻户晓。这并非因为这里倚山傍水，风景迷人，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神奇，振奋人心的故事。

汉代，卢龙属右北平郡管辖。神箭李广曾任右北平郡太守。那时，右北平一带有老虎，时常伤人，民皆惧之。李广经常外出行围打猎，老虎遇见他，就算活到头了。一次，李广率众出猎夜归，乘着朦胧月色，从一山庄外经过。这里山谷纵横，草木丛生，正是老虎出没之地。突然，李广见山脚下草丛之中蹲着一个庞然大物，正是老虎。他连忙张弓搭箭，双臂较足了千钧之力，“嗖”的一箭，正中那老虎。李广手下的将士跑过去一看，中箭的原来不是老虎，而是一块其状如虎的巨石。再看那支箭，早已连同羽毛一起，射进坚石里。李广不敢相信自已竟有这般臂力，便复归原处，向石虎连射三箭。然而，箭触顽石，火星四溅，却没有一支射得进。

李广神箭穿石，令天下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惊叹不已。司马迁游踪南北，获悉此事，便把这一奇闻写进了《史记》。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也专门描述了李广射石没羽的奇迹，诗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卢龙县志》中，也留下了李广“脚踩烟墩山，箭射虎头石”的事迹。后来，被李广射中的那只石虎，